



四十二年后的寻访

□ 王玉玲

1969年到1972年,我在河南淮滨的“五七干校”度过了青少年时期。屈指算来离开那里已四十二年。现在那里怎么样了?一直就想有机会回去看看。今年5月,我登上了南下的火车。

寻与访

淮滨,这多年来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。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曾经的青少年岁月,丢在了那里!星移斗转,岁月已逝。但我心存妄念:那山那水那田的某一点,也许会有时光凝结的地方,记载着我们那曾经的青少年岁月印記?

首先一个问题,便是寻找原来的“五七干校”地点。四十二年的岁月磨砺,那曾经的红砖房,那曾经的麦田、水井、房子和牛棚?都还在吗?

到了,到了!当年的人民银行

县里的干部大多是70后左右的年纪,没人知道当年“五七干校”的准确位置。几经周折,找到了农场的孙场长,他根据我的描述,猜想是马集镇,驱车前往一看,不是。又猜是张门集村,前往一看,也不是!几经周折,还是不清楚我描述的曾经的家,到底在哪里?路边的一位农民兄弟说离这里不远处有一所林场,位置跟我的描述差不多。请他上车带路,我们终于找到了。

到了,到了!当年的人民银行

父与子

1969年秋冬季节,敞篷卡车把我们全家人和行李、家具卸在打谷场边,我们便在一个窝棚里安下家来。父母都成了“五七战士”,每日参加学习、批斗、劳动。食堂门口的院子里贴满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。那上面经常出现我和小伙伴们的名字,他们都是批斗对象。大字报、黝黑的皮肤、麦子、稻谷、猪肉、花生、蔬菜都是他们每日的生活内容和成果。

干校既是牛棚的延伸,但又比牛棚的“火药味”略淡一些。与文革初期的群众性批斗相比,到干校相对是一种解脱,享有有限的人身自由。虽然仍有批斗等进行,但已下降到次要地位,多数不再是急风骤雨式的了。父母能成为“光荣”的“五七战士”,已经属于候补被解放者或准被解放者了,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待遇。对那些转到干校的右派而言,这里的环境比他们过去的生活甚至还有所改善——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并不算太恶劣,甚至劳动强度也略小些。

与淮滨相邻有息县、潢川、

固始等县,也有大批“五七干校”,如息县的物资部、外贸部、铁道部、全国总工会《工人日报》社、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、国家对外文化委员会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(学部)等,顾准先生在《顾准日记》中,杨绛先生在《干校六记》中,对于当时他们在这里“五七干校”的经历,有过不少记载。

对于父辈的干校生活,我们并不在意,我们有属于自己的天地。少年视角里的“五七干校”常常是另一番景色。家里养了一只小狗,取名花花。花花是只小公狗,抱来的时候刚断奶,每日喂点米汤面汤。每次我去食堂买饭,回来时大声叫它,眨眼间它就出现在小路上,摇头摆尾来迎接我和饭。吃饭时,我会趁别人不注意时,偷偷把我的口粮喂给它吃。有时说话忘了管它,它竟大叫起来。二连也有几只看家护院的狗:大黑、小黑、海豹等。其中小黑最帅,它是一只年轻英俊体型高挑的黑狗。花花加入了狗群。小黑对小辈的狗们十分宽容,慈爱。

这以后,我始终没再养狗。

苦与乐

今天的十二岁孩子,大约是在跟奥数等教材作战吧?而当我们这些十二岁孩子们的生活,回想起来尽显五味杂陈:步行8里地去“五七”中学上学,晴天一身汗,雨天一身泥。淮滨的泥土格外粘,下雨时,一步走过去,脚出来了,鞋却留在了泥里。每跋涉一步,都格外艰难。夏日里瓜棚架下吃饭嘘嘘;冬日里农闲,全家围坐在大床上谈天说地,说什么并不记得,充满记忆的只有那些喷香的花生瓜子;秋天,到了收获花生的季节。“五七战士”们在前面收花生串,我们跟在后面

捡拾落下的零散花生。满脑子全都是“颗粒归仓”。一趟田下来,我能捡一两脸盆呢!到了收获季节,学校便停了课,都去帮助收割小麦或者水稻。还有棉花打岔,那也是我们常做的农活。田地真大呀,总也干不到头。累极了的时候,几个同学相约站起身来大声地骂一声早已干到前面很远处的老师,然后迅猛蹲到庄稼里……然而,她竟没有听见。大约是田地太大了,也可能是逆风的缘故。麦收季节的中午饭来不及回食堂吃,于是拖拉机送来肉包子,真香啊,男生吃一二十个,

惊与喜

当年青少年的我,如今早已年过半百。今日的淮滨大地,早已尽显不同的景色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:毕竟四十二年的时光,在那里都会有所变化的。但是,四十二年后重访淮滨,还是令我大出意外。

《淮滨县志》记载,历史上的淮滨是个重灾区。淮河水喜怒无常,即可兴利,又可为害。平静时,温柔恬静,微波涟漪,河上白帆点点,岸上田园秀丽。但大汛到来,淮水咆哮,吞噬土地,淹没村庄,平地行舟,一片汪洋。历史上淮河水系发生较大水灾350次,较大旱灾380次,而淮滨首当其冲,受灾尤烈。至建国前夕,淮滨已成为河南省灾最重,民最穷的地方之一。连续多年,淮滨县在河南全省108个县中,县域经济综合实力都是倒数第一。

1972年,我们离开淮滨县时,全县总人口:415947人;粮食产量:20601万斤;农业总产值:4133万元;工业总产值:505万元。

2013年,淮滨全县生产总值:116.19亿元;第一产业增加值:33.23亿元;工业增加值:40.97亿元;粮食产量:57.51万

吨,总人口:752132人。

我且惊且喜。

四十多年,人口增加了不到一倍,但是粮食产量增长了四倍半。工业产值增长了810倍。社会生产总值增加了250倍。这块土地的确是富起来了。原因是什么?我到处探访,寻找答案。

也许是“要致富,先修路”?经过多年的建设,淮滨如今的交通十分发达。陆路有大广高速和淮息、淮固高速,淮阜高速即将动工。火车有京九铁路直达,京广铁路可达信阳。水路有淮河;空运可走安徽阜阳机场,距离淮滨一个多小时车程。“公铁水一体”体系正加快形成。

也许是多年治理淮河的各项措施,使这个坏脾气的河流乖乖驯服?1951年5月15日,毛泽东主席在授予治淮委员会等单位的锦旗上题词: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。周恩来总理主持了治淮工作。1950年,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做出了《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》,明确提出了治淮的方针与任务,为以后淮河的全面治理与开发打下了基础。1968年以来,淮

河没有再出特大汛情,给予了淮滨人民一个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好时期。

也许是“工业立县,产业强县”的发展措施得力?在今日淮滨,我抚摸着浙商工业园的化纤布料——这里年产高档纺织面料1亿米;我嗅着弱筋面粉生产的麦德龙食品——据农业专家论证,这里的弱筋小麦是全国少有的优质品种;我耳听着造船厂电焊声——据介绍游弋在长江上的中小型散装货船,三分之一出自这里;我看见挂着“闽”、“浙”、“鲁”等各地车牌的汽车在淮滨大地奔驰,也看见操着来自福建、浙江、四川各地口音的企业家、商贩、农民,在淮滨安家、立业。一个全新、开放和充满活力的新淮滨正出现在眼前。

加快推进淮滨的城镇化进程,是这里的人们日思夜想的事情。他们正在朝着这个梦想前行。“到2012年,我们已经在全省108个县的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中跃进了四十多名。”县委书记吴刚对我说到此,信心满满。未来的淮滨,前途不可限量!

谈笑生悲凉

□ 王太生

去扬州,“遇”到汪士慎。这位清代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文人,有着谜一样的身世。

汪士慎从徽州休宁来,平素与人交往,少言寡语,从来不谈及过去,老家都有什么人?桑田几亩,茅屋几间?直到终老,只是沉默,从未提起。

汪士慎有一首诗,“忆昔同少壮,怀抱多慷慨。接纳重义气,谈笑生悲凉。”

这让我想起《浮生六记》。沈三白在儿女情长的文字中,从闺房记乐、闲情记趣,到坎坷记愁;从玩虫斗草、柳荫垂钓,到君画我绣、布衣菜饭、孤灯一盏……人生清欢,聚散离合,所说之事,无不谈笑生悲凉。

袁枚的《祭妹文》,也有美好的回忆。袁枚说他少年时捉蟋蟀,妹妹紧跟捋袖伸臂,抢着捕捉。9岁时,袁枚在书房休息,妹妹梳着两个发髻,披了一件细绢单衣,蹑手蹑脚地走进来,两小儿共同温习《诗经》中《缁衣》一章,老师踱步而入,听到读书声,不禁微笑默许。一想到童年的曼妙时光,眼下的阴阳两隔,不禁凉从心起。

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,光阴一寸一寸地凉。关于这座老房子,作者感叹,“余居于此,多可喜,亦多可悲。”

正像一场欢宴的刚刚开始,满月的夜晚,月上枝头,照过半截粉墙,桂树的影子交杂错落,微风徐来,花影婆娑,说不尽的畅快、欢愉。等到中途有人退席离场,叔伯父们分了家,东家的狗对着西家叫,客人得越过厨房去吃饭,鸡在厅堂里栖息,一院子的荒芜,曲终人散。

人生上半场的美妙清新与下半场的各奔东西,世事难料。回忆往事,一阵风雨,一阵凉。

鲁迅笔下的闰土,那时候,是一个紫色的圆脸,头戴一顶小毡帽,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”的少年。等到若干过去了,故地相逢,人与人之间有了亲密疏离。儿时的闰土不见了,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,戴破毡帽的绍兴乡下汉子。时间的风,吹过,弄得树叶哗哗作响,生了凉意。

那时是春天,初笋鲜嫩。到了秋天,长成一根有节的竹,经历过无数个点点滴滴的事情,与当初,物是人非,再也回不到从前。

再也回不到从前的,还有王安石的同乡晚辈方仲永,曾经的乡间天才少年。多年后,诗人回到故乡,见到的是一个疯癫男子。每个人都做小把戏的时候,却无法猜测,他日后会成为大老板,还是只混得是个人物?王安石也许不曾想到,早熟的方仲永,长大了,智商会降低那么低。一个少年,他在面对家人和外界过大的压力下,谁能保证他不会抑郁?诗人站在村头大树底下,听得乡人语,唏嘘不已。

文章千古事,谈笑生悲凉。曹雪芹的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?”古人滴泪为墨、研血成字。少年的家境衰落,中年的历尽磨难,说不完万代文人的际遇辛酸,道不尽千古文章的无尽苍凉。

时间的链条,一节一节,将那些过去的欢乐,紧缩、拉近,然后,链条断了,那些曾经的欢乐,无法触摸。人散后,夜凉如水,只剩下回忆。

我至今还记得,少年时读萧红的小说《呼兰河传》结尾的句子,“我生的时候,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,我长到四五岁,祖父就快七十了。我还没到二十岁,祖父就七八十了。祖父一过了八十,祖父就死了。”

打动人文字,在追忆往昔的美好与现实的反差之间,其实都是谈笑生悲凉。这正是文字凉中有暖,所带来的人间真情力量。

佳作

新华社军事记者黄彩虹是一位军旅书法家。他的书法作

品博采众长。他从王羲之和王献之处学来道美俊秀,又吸收了唐代狂草大师怀素的奔放不羁,还潜心学习了郑板桥等诸家书法之长,终成自己独具一格的书体。他的书法不拘泥一隅,他的书作神融气畅,尊古求新,气净超然,字体多变。从笔法、章法来看,有的道劲刚健,有的圆润流畅,有的从容挥洒,有的严整秀丽,以意为法,以情驭笔。



傣家诗人 68×63cm 纸本设色

吴山明(1978年)

旧书似宝

□ 沐 墨

北京来的快递,拆开,是五本旧书,纸张略黄,仿佛经年灯火从上面漂过。书页整洁,有股氤氲的樟脑香气,这是旧书的气韵,老,有时也是一种资历。文字清晰有条理,思想鲜活如昨,因为老,它具有更为深刻的灵魂。

这五本旧书,将我和从未谋面的王芳和苏伟连在一起,作为阅读者,读书之路并不孤寂,我惊异于旧书与旧书拥有者之间的缘分。打开旧书,看着字里行间,前人留下的些许批注,油迹抑或泪痕,似乎突入藏书者的阅读心路。

这五本旧书最初的主人是苏伟,而后转辗王芳之手,继而王芳又转让给我。王芳与苏伟都是编辑,以文字相遇,书送到她手中,她将它们安然无恙地翻阅过多次,也许直到搬家仍不舍丢弃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以何种力量,让人把那么珍贵的东西转手到我这里,甚至说终于寻到有缘人,并自掏邮费慷慨赠予。我感天动地,但凝视那些旧书书页包装的价值,我不忍空手索取,到底还是意思了一下,以缘分之礼回应。

《将饮茶》之后的《隐形衣》是第一次读。夏衍曾为杨绛题词:“无官无位,活得自在,有才有识,独铸伟词。想来《隐形衣》便是杨绛企慕庄子所谓的‘陆沉’,而惯于‘隐身’。这样的作家,也是我所喜欢的。有人说,杨绛的文学世界里最迷人的要算《洗澡》的女主人公姚宓小姐了,姚小姐之迷人一在聪明谦逊而不显山露水;二在外柔内刚,有胆有识;三在慈悲善良,菩萨心肠。这样的人,放到现实社会中,难免让人觉得沾了点仙气,但这世上就有这样的人。

向来喜欢董文,其渊博知识与文化涵养令人敬仰。以文为媒,《从前》、《记忆的注脚》、《今朝风日好》、《旧日红》,单单这些名字就让人遐思,故事里,该是带着樟木箱的香味与棉布衣裳的折痕吧。扉页里无不流露出一代文化大师对中外文化的交合,经史子集、天文地理,悉数通晓,其文理更显中国人的智慧,也不乏英国式的幽默。他不是有意做文章,而是文章做得好。好到把中国文字写到了精髓,老得让人熟悉,让人懂得,倍加珍重。

幼时生活在农村,身边的旧书并不多见。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《红楼梦》,线装本。十来岁时,周末闲得无聊,一人钻进爷爷房间乱翻一气。结果被淡淡的霉味蛊惑了。我在抽屉里找到了一本《红楼梦》,捧视之下惊为故人。书皮破败,纸页油腻。我坐在爷爷的八仙椅上,读着读着,竟睡着了。醒来时,我已躺在爷爷床上,身边放着那本破旧的《红楼梦》,有那么几页被折了一角。我清晰地记得,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,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的车辆久候了。这个美丽而才华横溢的女子一生的命运是那样坎坷,而她那有些倔强和忧郁的性格又是那样令人着迷。那个下午,让我魂牵梦萦了很多年。

或许就是从那时起,我发现了旧书和新书的不同。后来,从同学那里得到一本《隐蔽的秩序》,有着枯叶色的封皮,柔软光洁,当属旧书堆里的罕物。封面有着作者醒目的草书,让我感叹不已的是,扉页上红色小篆的“李永明藏书”印记,还有空白处,持书者签写的格言:“读书,是真真儿的好命。书显然不是同学的,最初的所有者是一个叫李永明的人。我突然有一种感觉,仿佛闯入了这个藏书者的阅读历史。我不得不承认,在这本书里,我不仅看到它本身所固有的内容和思想,我还窥见了一颗喜欢读书的高贵灵魂。

遇到互相懂得的人,读书之路就不算太孤寂。旧书与我相遇的那一刻里,让我别样的快意。对于好的旧书,我们愿意一读再读不舍丢弃。直到有一天,它们遇到有缘人,我们再将它们赠予。将旧书转让或赠送于人,这样一个小小的善念,是对知识的尊重,是对精神世界的追求,对自己心灵的坚守。